

奥运颁奖礼上 《茉莉花》反复响起

“发源于六合”的说法引来争议

正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巴罗版《茉莉花》的旋律在颁奖礼中反复响起。

在《茉莉花》的各种演唱版本中,词作者一栏一般都是空缺或者写着“佚名”,而“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版本却有些特别,这个版本的词作者写的是“冯梦龙”,明朝著名的讽世小说“三言”的作者。

“黑鸭子”这样的标注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与《茉莉花》相似的歌词,正是明朝万历年间冯梦龙收编在《挂枝儿》中的一首有词无曲谱的《茉莉花》:“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戴。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花儿采到手,花心还未开。早知道你无心也,花,我也毕竟不来采。”

歌词中除了“采一朵花儿戴”这个细节与现在的《茉莉花》一样以外,其余词句都不同,但至少说明了茉莉花在明代后期就已成为人们口头咏唱的对象。

民歌不可能有发源地

今天在中国最普及的《茉莉花》词曲有两个版本,其中之一是江苏版民歌《茉莉花》,另一个版本是约翰·巴罗在《中国旅行记》里所记载的《茉莉花》。普契尼在《图兰朵》中对巴罗版的《茉莉花》进行了重新编曲,让此歌风行西方,继而又“东归”中国。1998年9月,导演张艺谋将《图兰朵》搬到了北京紫禁城太庙连演九场,吸引了全世界艺坛的目光,也再次掀起了海内外传唱《茉莉花》的高潮。

北京迎奥运的文艺晚会和奥运会颁奖的背景音乐中也使用了巴罗版的《茉莉花》。

事实上,《茉莉花》早在清乾隆时期就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至今多少年来,民歌小调《茉莉花》已经在各地方言语调、风土人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各种风格的《茉莉花》。《鲜花调》上百首,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以下简称“江苏卷”)中,就收集有流行于扬州、苏州、泗阳、徐州的《鲜花调》5首,六合、兴化的《茉莉花》2首,在扬州清曲、扬剧、南京白局、锡剧、徐州琴书等戏曲、曲艺中也有《茉莉花》、《鲜花调》流传。而在大多数省份的民歌集成中,也有《茉莉花》,它们的词曲都大同小异,显然是出于一个“母体”。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将这种由一个“母体”,派生出众多“子体”的同一宗族民歌的现象称为“同宗民歌”。

但是一直在国内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却被一些人看成一个突生异变的产物。从2000年开始,南京媒体中出现了“民歌茉莉花发源于南京六合”的说法,并引用1998年出版的“江苏卷”为证,似乎之前各种版本的《茉莉花》与

它毫无关联。还有人以此要求民歌《茉莉花》的版权,并为各种场合使用和改编《茉莉花》设置障碍。这种做法遭到了江苏民歌界的集体反对。

2007年6月,音乐界的核心期刊《人民音乐·评论》全文发表了“江苏卷”常务副主编兼责任编辑朱新华的近两万字长文《江苏民歌《茉莉花》究竟属于谁》,同时刊登了“江苏卷”当时尚在健在的7名编委(“江苏卷”共有12名编委)的“纠正意见”,对“《茉莉花》发源于六合”的说法予以否认。原江苏省音协主席陈鹏年、原南京市音协主席庄汉等人亦反对将民歌《茉莉花》说成是某个人、某个地方的产物。“江苏卷”的两位编委、江苏省歌舞剧院一级作曲路行和原扬州歌舞团团长戈弘告诉记者:“民歌小调不可能有发源地。”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讨论《茉莉花》的发源地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个“民歌唱不够”的年代,程桂兰用苏州吴依软语演唱的江苏版《茉莉花》成为全国各个省份“每周一歌”同时播放的歌曲,在恰当的时候填补了人们精神文化的匮乏。

《茉莉花》是民歌,它只发源于人民之中,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正如1994年在北京的“弘扬民族音乐,保存、保护民间音乐遗产学术座谈会”纪要中所指出的,“一首经典民歌是一阕千古绝唱,无不关乎民心民气,寄予国情国魂,如此无形之财无价之宝,任何人无权将其垄断、买断。”各地人民都享有使用民歌《茉莉花》的权利,各地办茉莉花节、牡丹花节和所谓的“发源地”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关联。

作为“舶来品”,茉莉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早已深深扎根并开花。在苏州一带,人们采摘含



8月9日,举重冠军陈燮霞在《茉莉花》的旋律中走上领奖台,摘下中国首金 资料图片

苞欲放的茉莉花朵,将其掺入用春茶制成的烘青绿茶中窰制,这样制成的茉莉花茶既保持了绿茶浓郁爽口的天然茶味,又饱含茉莉花的鲜灵芳香,有人说“在中国的花茶里,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

“再唱,我真想家啦”

小名叫“多多”的北京女孩陈天佳,让大多数人认识她,是因为《茉莉花》。在2004年举行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典礼上,当时只有五岁的多多站在巨型的红灯笼上,用稚嫩的童音唱起了中国民歌《茉莉花》,还被突然升空的彩条“吓得抖了一下”。

“你们唱的《茉莉花》唱得好,唱得有中国味。你们知道吗,你们唱这首《茉莉花》就是我家乡的民歌。”2006年4月29日,正在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其下榻饭店会见了内罗毕孔子学院全体师生,当师生们唱起《茉莉花》时,自小生长在江苏泰州的胡锦涛感慨地留下了这样一番话。

回味历史,人们似乎不得不留意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首在江苏广为流传的民歌,《茉莉花》的传播与祖籍江苏的中国领导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特别的象征意义。

1965年,祖籍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率团出席

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临行前,周恩来嘱咐随行的前线歌舞团一定要带上女声小合唱《茉莉花》。会议结束后,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的送行晚会上,听到《茉莉花》的周恩来十分高兴,在二度学唱《茉莉花》之后,他说:“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再唱,我真想家啦!”自从十多岁离开淮安,其时周恩来已近54年没有回乡。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仪式上,中方军乐团第一首演奏的歌曲就是《茉莉花》,这首曲子是由扬州籍的江泽民亲自点定的。在江泽民主席举行国宴时,江泽民还亲自指挥军乐团为来宾演奏这首民歌。

此后,江苏版民歌《茉莉花》就频频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出现。同年十月,在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美而举行的音乐会上,美国交响乐团演奏了《茉莉花》;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男女二重唱《茉莉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响起。同样举世瞩目的时刻,1999年12月19日,澳门回归《茉莉花》再次在中葡澳门政府政权交接仪式上奏响。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由《茉莉花》的旋律拉开文艺演出序幕的。

据《南方周末》

普洱茶“穿上”奥运装

中国茶借奥运走向世界



普洱茶成了奥运商品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奥运会饮料,一向是可口可乐一统天下,但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茶首次登上了百年奥运舞台,成为例外。昨天,记者在奥运商品特许店里,就看到了“穿上”奥运装的普洱茶。对此,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王禹副部长表示,北京奥运会给中国的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让世界人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茶文化。

几年前,北京被确定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全国各地各种类的茶均想借奥运这股东风,普洱茶就曾申请奥运专用茶身份。但这一申请未获得国际奥委会同意,中国茶仍然不能正式成为奥运产品。因为茶被划在饮料区,而奥运专用饮料早已“名花有主”——奥运会非酒精类饮料的赞助企业可口可乐公司旗下的饮料方可进入奥运会。那后来,中国茶为何又能登上奥运舞台呢?

据介绍,可口可乐公司在奥运会大家庭里面的排他权是非酒精的饮料,包括封装的饮料、茶叶和速溶咖

啡等。但是该公司后来认为,中国是茶的故乡,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所以他们允许在奥运会这个大平台上展示中国传统的普洱茶。相关人士透露,可口可乐授权普洱茶进军奥运舞台,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昨天,记者在奥运商品特许店里了解到,北京2008年奥运会限量版普洱茶产品发行5万套,是精选云南澜沧江中下游流域优质大叶乔木茶为原料,秉承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奥运奖牌以及体育图标设计参与人员中央美院的杭海教授主导该产品的设计包装。普洱茶是用优良品种云南大叶种的鲜叶制成,也叫作普洱散茶。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色泽乌润或褐红,滋味醇厚回甘。

快报特派记者 毛丽萍 (发自北京)



奥运病房“超五星级”

谁没有头疼脑热的,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这些元首、政要、官员和著名运动员们,他们一旦生病了,该住到哪里去、在哪儿就诊呢?昨天在北京协和医院,记者探访到了带着神秘感的“奥运病房”。

从安全通道走上去,记者立马傻了眼:被两扇白色大门紧紧关在里面,门口挂了个“奥运指定病房”的牌子,两名保安在门口值班:“必须经过特许才能入内。”

记者随后从院方工作人员处获悉,眼下奥运病房内正住着客人,为了不影响治疗与病人休息,一概“谢绝”。至于住着的客人是什么身份,因为什么原因入住,工作人员表示“严格保密”,但透露说是“政要”。据悉,协和医院是指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来华国家元首、国际奥委会最高级别官员服务的医疗机构。尽管“政要”入住高度保密,可记者还是有幸探访到了这个特殊病房。一眼看过去,还以为到了五星级宾馆,而不是医院病房。大理石的地面、崭新的橱柜、色调柔和的射灯将光线投下来,感觉很是温馨。

据工作人员称,8楼原

来也是普通病房,是今年五、六月份紧急改造而成的,床位并不多,共22张,其中单间17个,套间5个。一进病区就是护士工作站,工作台上的一排电脑屏幕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这里有三种颜色的显示,它们连着先进的病房管理系统。手指触摸电脑显示屏上的床位号,即可进入病人的简单信息框。床号以白色、红色、蓝色、黄色等不同的颜色对病人的科属加以区分,如内科系统病人显示为白色。

既然入住这里的要么是国家元首,要么是政要,那么他们即使生病了,也会有许多公务要处理,奥运病房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吗?一位刚刚从病区走出完成常规维护工作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根本无需担心,这里既是病房,也可以是“办公室”。在单间病房里配了两个以上的宽带接口,可以随时无限制上网。如果需要打电话,也可以随时抓起来就打,房间里都安装了24小时国际长途。在5个套间病房里,这样的设施就更多了,病人可以在房间里随意“行走办公”。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发自北京)

